

江陰文史資料

第十三輯



江 阴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三辑

1992年11月出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江阴市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江阴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德忠

副主任委员：陈楠 尹俊生

委 员：陈锡良

聘任委员：赵雪芬 吴文达 程以正 田 柳
蔡伯仁 赵谷怀 顾铁林 唐汉章

江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目 录

纪念刘天华先生逝世六十周年

1. 回忆父亲刘天华先生……………刘育和 (1)
2. 我对刘天华先生的回忆……………蒋诒谷 (17)
35. 刘天华先生年表……………萧 萧 (177)

海峡飞鸿

3. 我和张学良将军的通信……………张静华 (19)

蓉城烽火

4. 抗战初的江阴要塞……………杜隆基 (27)
5. “封锁江阴要塞”泄密案……………鲍志鸿 (35)
6. 澄东常备队二、三事……………陆天兰 (38)
7. 垒马路 抗敌寇……………蔡伯仁 (43)

往事实录

8. 回忆我在“江抗”的战斗生活……………路 屏 (46)
9. 四十年代祝塘的一次罢市斗争……………杜鉴樺 (50)
10. 沈舍戏楼的革命风云……………陶廷柱 (53)
11. “虎口拔牙”新记……………黄本仁 (58)
12. 周佛海受审旁听记……………赵毓麟 (63)

文苑杂忆

13. 江阴文庙学宫和四巨碑……………周秉钧 (71)
14. 来江阴演出的评弹响档……………蒋诒谷 (79)
15. 记澄西中学的虹光社……………赵谷怀 (81)

16. 江阴县农科所办红专大学纪实…… 李树荣 (87)

行业史话

17. 江阴建筑业发展轨迹…… 沈誉澄 (91)
18. 民国时期的江阴农民银行…… 陈正熙 (105)
19. 从江阴县卫生院到人民医院…… 谢基立 (108)
20. 江阴蚕种场…… 赵雪芬 (113)

人物春秋

21. 忆外祖父张小楼…… 张则孙 (119)
22. 忆张曼筠大姐…… 陈祥珍 (123)
23. 母亲张曼筠给我们留下的两幅画…… 张国男 (130)
24. 先父王念航办学二、三事…… 王文秋 王民怀 (135)
25. 国乐教育家、近代著名演奏家郑觐文
…… 徐建平 (141)
26. 大气物理学的奠基人——徐尔灏…… 高春利 (144)
27. 生态学家钱国桢…… 徐建平 (148)
28. 王先青传略…… 陈载民 (151)
29. 谢龙昇生平略述…… 曹婉珍 (154)
30. 记与文学前辈胡山源先生的交往…… 沈俊鸿 (159)

乡情风物

31. 话说江阴红豆树…… 郭瑞荫 顾锡英 赵雪芬 (164)
32. 江阴十大名山…… 田 柳 (170)
33. 北溟划龙船…… 夏瑾东 (172)
34. 吴月培先生画兰和训畜小筑…… 吴融五 (174)

补白：

古人吟江阴

- 芙蓉湖……………张志善注释（18）
- 舟入江阴集句……………张志善注释（26）
- 题昆山……………张志善注释（37）
- 行经季子祠……………张志善注释（42）
- 夏港道中……………张志善注释（57）
- 游君山……………张志善注释（86）
- 送王汶宰江阴……………张志善注释（129）
- 九日宴江阴……………张志善注释（173）
- 江阴女子针织生产合作社……………徐立刚（70）
- 江阴文化服务站……………徐立刚（104）

1. 回忆父亲刘天华先生

刘育和

和睦的家庭

我家祖籍江苏江阴。家住江阴城内西横街49号（现辟为刘氏兄弟纪念馆），共有两进房屋及一个约二亩地大的后院，种有竹子、桑、枇杷等。

祖父对三个儿子管教很严，例如有一次，少年时代的伯父和父亲出去玩耍得时间长了，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带回了在河边钓的鱼、摸的虾。这时祖父正卧病在床，听见兄弟俩回来，就隔着屋子喊他们，说：“你们真能干，拿来给我看看。”兄弟俩拿着捉到的东西来到祖父床前，以为会被夸奖一番，谁知祖父却大怒，把钓鱼杆折断，狠狠地惩罚了兄弟俩一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正读初二。学校停课，他从常州回到家中，热情地投入革命，参加了江阴反满青年团。清政府被推翻，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篡夺，父亲他们目睹当时政界的黑暗与混乱，愤然离开了反满青年团，回到家中。但因家贫，无法再升学了。

父亲20岁时（1915年），祖父病重，按照旧俗想用喜事把所谓邪气驱散，使病人康复。于是家里决定让父亲结婚冲喜。

外祖父是举人，民国后在中学任教。他与祖父是同窗好友，两人曾为子女订下婚约。母亲生长在乡间，自幼丧母，

从十岁开始便负起看护弟妹的责任，从小养成端庄、豁达、待人亲切的品德。她21岁时，夫家忽然提出要过门冲喜，对她来说压力很大，未来丈夫是什么样人，自己一概不知，又没有亲生母亲可以倾吐衷情，一时竟急得吐血了。但大事已定，急也无用。父亲虽胸怀远大抱负，却穷困失学，正处在青年有志而无限苦闷的时期。两个青年人认识，不了解，却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不久，母亲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穷困失学又身体虚弱的青年。有一天他上街买了一把二胡，回来后竟终日拉个不停，招来了邻里的轻视与厌恶。她自己听听也觉得整天叽叽喳喳的很不受用，认为二胡是叫化子乐器，不由得感到自己的命真苦，常背着人暗暗流泪。所以她常趁父亲外出时把二胡藏起来，砖头堆里、柴堆里、帐顶上……，但无论藏到那里，父亲回来后都能找得到，找到后便我行我素，仍然拉个不停。她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天就问道：“你为什么拉这个？这是叫化子拉的。”父亲慎重地回答道：“你放心，我绝不会像叫化子。”日子长了，母亲感到父亲为人稳重、勤奋、品德高尚，而拉二胡的声音也逐渐变得好听起来，她心里想：“他是好人，绝不是不三不四的人”，她萌发了爱他的感情。于是决心把自己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去买鸡，一连买了八只鸡，煨成鸡汤给他吃。缺乏营养，身体虚弱，心境又不好的父亲，经过营养和爱抚，身体逐渐好起来。这是个转折点，从此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好，能够有那种超人的恒心与毅力。不久，父亲谋到了常州中学（他的母校）音乐教师的职位，月工资40元，家里的生活比较安定了。

父亲在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1917年），请周少梅先生到江阴家中教二胡及琵琶，1918年暑假到南京从沈肇洲先生

学琵琶，1920年暑假赴河南学习古琴，1921年暑假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1922年春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父亲在家的时间不多，遇到暑假，他每次从常州中学归来，进门就对母亲宣布自己在暑假中要出去学习的计划，使母亲先有个思想准备，以免临走的时候心里难过。虽然他的时间宝贵，学习计划那么紧凑，但每次从外地回到家时，带回的铺盖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在家里总是主动帮助母亲做家务事。他没有大男子主义。父亲待人平易热情，无论对谁都一样。例如，母亲的家在农村，回娘家时路途远需要坐轿子，父亲对送她回来的轿夫总是热情款待，同桌吃饭，临行时送到大门口。尤其对待民间艺人，无论怎样落魄，他都十分尊敬，热情如挚友。

周少梅来家教二胡、琵琶时，家里无钱招待，父亲就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换钱招待老师。国乐界师友来往，总尽力招待，有时甚至借贷，亦从不吝啬。在北京创办国乐改进社时，常有社友、学生到家吃饭，父亲和母亲都准备饭菜招待，从无怨言。

旧时代的女儿常没有名字，母亲在家行大，家里人就叫她“阿大”。结婚以后，父亲请伯父半农先生给她起个名字。伯父对这位弟妹十分了解，于是提起笔来起了个名字叫“尚真”。父亲喜形于色，连连谦虚道：“起得太高了！起得太高了！”

父亲在常州中学教学的声誉慢慢传开，为学生课余组办的军乐队、民族管弦乐队也开始有了些名声，因此陆续有外校来请他兼课，每月薪金渐增至80元。这时，父亲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一个学生吴干斌，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父亲，蔡先生听后，聘请父亲担任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

但工资每月只有40元。那年是1922年春季。伯父半农先生在国外留学，父亲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后，伯父写到：“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见《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这时父亲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育毅五岁，育和三岁，育明一岁），工资减到40元，家里生活又发生困难了，但母亲理解父亲，勤劳俭朴地治理家务，千方百计节省开支。记得母亲常在煤油灯下为我们三兄妹做鞋做到深夜，我们的衣服都要穿好几年，开始时做得又长又大，先绷短，然后逐渐放大放长；我们的饭菜常常是蒸干茄皮及蒸咸黄鱼头，如果遇到一条鲜鱼上桌，吃了一面，弟弟想翻过来吃另一面，哥哥就要哭了，因为他懂事了，舍不得吃。

父亲对母亲的爱在心中升华，有时更具有浪漫的色彩。他初到北京的三年，母亲还留在江阴，在母亲生日的那一天，他约了几个学生一起到他那里吃饭，大家就座以后，他在自己座位旁边放上一份碗筷，说：“今天是你师母的生日，我表示向她祝贺。”

母亲原本不识字，结婚后拜一位亲戚为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看书，读报，写字。搬到北京后，父亲一度教母亲学洋琴，但终因家务繁重未学成。父亲在创作乐曲时，有时演奏给母亲听，遇到犹豫不决的地方，还征求她的意见。父亲希望通过母亲来检验乐曲是否深切达意，雅俗共赏，母亲则认真说出自己的体会，希望能助一臂之力，两人有时反复切磋、琢磨直到深夜。

父亲到北京半年后（1922年秋），肖友梅先生介绍他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国乐课（即后来的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26年肖先生又聘请他任教于北平艺专。这时他除教琵琶二胡外，还担任提琴课，教学成果显著，几年后

即被升任教授。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艺专音乐系三所高校教课，所教女学生很多，家中的保姆对母亲说：“老爷与女学生在书房里，坐在一张桌前，膝盖对膝盖，一弹就是一两个钟头，太太您怎么放心的？”母亲把这话告诉父亲后，父亲坦然回答道：“我除了教琴外，别无他意。”又笑道：“我若是像她所想那样，我就不是刘天华了，也没有今天了。”

有一天，他同母亲到中山公园去看一位留学日本女画家的画展，在回家的路上，母亲深感自己没有知识，感慨地说：“像这样的女子才配做你的妻子。”但父亲真诚地回答说：“这些，只要有条件就能达到，而你的心地善良是很难得到的。”这就是父亲的恋爱观。父亲并不是不重视美貌，他也帮助母亲打扮得整齐好看。母亲是一个中等姿色的旧式妇女，与那些貌美风头很足的女子差距很大，但聪明智慧，善良豁达，不慕虚荣，具有父亲所追求的秉性贤淑的内在美。

有一次，他们两人一起去看一个外国歌舞团的表演，两人都很欣赏，回家后，父亲就创作了一首含蕴着载歌载舞的琵琶曲，提名《歌舞引》。这首作品也可以说是他们俩共同观看外国歌舞后，在欢快的情绪影响下受到启发而创作的。父亲在驰骋于改进国乐的艰难征途上，得到一个贤慧的知心伴侣，得到了世界上很少艺术家得到的幸福。记得曾有人说过，没有托尔斯泰的夫人对他的支持，就不会有今天的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我也可以说，没有母亲对父亲的支持，就没有中国的国乐大师刘天华。

立志振兴国乐

1912年父亲十七岁，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升学，随兄

长半农先生到上海谋生，进开明剧社当乐队队员。开明剧社是一个话剧团，那时话剧方兴，又被人叫做文明戏，属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范畴。因那时期尚无播音设备，在演出中，开场、换幕、休息的时候，象上映无声电影一样，采用乐队奏乐助兴，因此剧社附设一支乐队。

父亲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发奋地学习和工作。开明剧社是以演奏西乐为主的，他在团内得到一个广泛接触西洋乐器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向乐团的乐师们学习，以提高他在西洋管乐方面的演奏水平，还学习了小提琴和钢琴，同时萌发了致力于改进国乐的想法。

父亲幼年及少年时期，已在江阴接触了民间音乐。我们老家离江阴城内的涌塔庵及孔庙很近，每逢庙里僧家举行佛事，孔庙内的春秋丁祭，或县里举办迎神赛会，他总挤在人堆里看热闹。大户人家办喜庆的场合，有奏乐时，他也挤着去听。有一次为了听人奏乐，隔墙爬在梯子上听，不慎跌下来摔昏了过去。涌塔庵有一个小和尚，名叫澈尘，是他儿时的朋友，澈尘很聪明，会吹拉弹唱多种乐器，父亲常和他一起玩。父亲长大后还结交了涌塔庵其他会音乐的和尚，向他们学习民间音乐，一起演奏佛曲。除了这些以外，他到农村去看望住在江阴西郊五里亭的外婆时，得到接触民间文艺及音乐的机会，与哥哥半农先生一起对这些民间文艺及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曾三次发起组织国乐研究会。第一次是1921年，在江阴组织「暑期国乐研究会」，参加者大都是他所教的常州中学爱好音乐的学生，如吴伯超、储师竹，这两位后来一位曾任南京音乐学院院长，一位曾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另外还请了当地民乐名家周少梅、澈尘和尚、黄致君

等。研究的内容是二胡，琵琶，丝竹合奏，十番锣鼓等。他本人在会上讲授了自己所创作的《病中吟》和《月夜》的初稿。第二次是1925年暑假，仍在江阴。那时他已到北京工作，趁回江阴探亲度假时又组织过一次「暑期国乐研究会」，邀请了澈尘和尚、赵剑侯、凌绳声等国乐界老师们参加。父亲组织这次国乐研究会，用意在挽救留在各大师手上的曲调。提醒名家们要站高看远，使国乐的精粹流传下去。第三次则是1927年在北京创办「国乐改进社」。社员大部份是他的学生，此外还有古琴家张友鹤先生、郑颖荪先生等。还邀请了一些名人为名誉会员，如赵元任、刘半农、肖友梅、袁尚礼等。其宗旨在提倡、改进、发扬中国民族音乐。国乐改进社成立后，父亲任社长。

国乐改进社成立后，父亲开始在练琴、教学、创作、开演奏会、灌制唱片、收集记录曲谱的同时，撰写了《我对本社的计划》、《国乐改进社缘起》、《国乐改进社成立刊、发刊词》、《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除夕小唱〉、〈月夜〉的说明》、《〈改进操〉说明》、《梅兰芳曲谱序》等等。他所写的，都是他一贯提倡及追求的振兴国乐的事业和理想。他是一个刻苦的、诚实的、提倡与实践结合的艺术家的。

科学的记谱

为了挽救国乐，父亲提倡精确记谱。1917年父亲拜师周少梅学二胡、琵琶。周少梅是民间艺人，只凭记忆演奏，没有精确的曲谱。父亲一边跟他学，一边把他的演奏记写成谱，后来周少梅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教学生的乐谱就是父亲给他记下的。周少梅先生拉奏的二胡曲每遍都不一样，

要请他喝酒吃饭，在酒足饭饱之后，才能有精彩的花腔拉出，当时父亲即现场记录下来。

1918年暑假，父亲到南京从沈肇洲先生学琵琶。沈先生是崇明派琵琶家，江苏教育厅曾出版他编的一本《瀛洲古调》琵琶谱。父亲到南京后，用一个暑假跟沈先生把一本《瀛洲古调》学完。后来自己又在多年的教学中把这本谱进一步详加整理、编写。可惜这本他费了几年心血的手稿，在生前未能付印，逝世后又遗失了。

父亲不仅对前辈大师、民间高手演奏的曲调尽量收集、记录、传授，而且对一般的民间音乐也尽量去收集。例如，他从北京回到江阴探亲时，仍旧和以前一样到涌塔庵与和尚们一同演奏佛曲，收集佛曲。在北京他曾把走街串巷带着猴子、小狗、小白耗子的杂耍艺人请到家里，记录他们演奏的曲调，并与他们一起演奏。他还到北京最低层、最大众化的天桥杂耍场收集民间曲调及民间锣鼓谱。父亲曾邀请书场中弹三弦的老师傅每周到家里一两个晚上，每次记一两篇小调曲谱。每记一曲，他对曲中的小曲折，小加花处或小停顿处都特别注意，高下轻重，抑扬顿挫，都毫不含糊地记在谱上，为了准备研究资料，他巨细不遗，记下再说，即使小曲小调也照录不误。如“月影儿出来照楼梢”一段小调，他就反复地听记其中的衬字花腔。

父亲还记录名家的唱片，记录音乐演奏或说唱，因为当时一些名师虽出了唱片，却无精确的乐谱记录。他为保存传统精华，一点一滴地做着。在那个时代，除了他之外，没有哪一个音乐家能像他那样研究的范围如此广泛深入。他无止境地学习民族音乐，不放过任何机会，到一地学一地。到了北京以后，他学习三弦拉戏，学习昆曲与京剧，钻研古代

律吕学说，分析中国音乐的组织结构，不管别人对他的风言风语，他单枪匹马，始终坚持不懈。

“抱朴含真”是他胸怀的理想，真诚地为改进国乐立志奋斗。“陶然自乐”是他不被环境艰难挫折或讥讽所屈服，坚持乐观主义情怀。可以说，这八个字是他为人的写照。

父亲曾准备出版一本《佛曲谱》，一本《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可惜猩红热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逝世后，稿件散失。得到出版的只有《梅兰芳曲谱》。该曲谱为梅兰芳先生赴美演出，受梅之托而编（1930年出版）。这本谱为了使外国人根据五线谱了解中国京剧，又为了使习惯用管色谱，不熟悉五线谱的中国戏剧家使用方便，参阅对照五线谱方便，因此过渡性地采用了两种记谱法。此书由梅兰芳先生和齐如山先生分别作序。

父亲不赞成我国音乐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复古。他说：“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神，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父亲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为了学好西洋音乐，父亲每日练习小提琴六、七小时。同时在1927年开始与北平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教授（Prof. Wine）进行互相学习，范教他和声学、西洋音乐理论，他教范琵琶。

父亲一生始终抓住苦学中西音乐不放，即一面学习西洋音乐，一面钻研中国音乐，对中西音乐都力求深广，摒弃只抓皮毛。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不仅是对西洋音乐最下功夫，也正是对中国音乐更加紧钻研的时候。

二胡和琵琶的改革

1922年父亲受聘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同

时还担任庶务工作。但他意志坚强，无论庶务工作怎样忙，每到夜晚仍发奋用功，钻研艺术。没有多久，他的琵琶课受到学生欢迎，肖友梅先生介绍他到北平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系担任国乐课，他创始将二胡设置为高等学校音乐系的一门专业课，奠定了二胡学派的基础。

关于二胡演奏上的三把演奏法，父亲在《“除夜小唱”及“月夜”二曲的说明》中写道：

“胡琴上所谓三把演奏法，为时尚未久，大约从三弦、琵琶等乐器上脱化而来的。以前用中、下二把者大都将上把之音翻高一均或两均罢了。若利用各把之音色，特制曲谱者，未之前闻。此《月夜》及《除夜小唱》二曲，乃就各把音色的优点而作，故在中把者不可易为上把，在上把者不可易为下把，必一一照谱中所注指法演奏，方得曲中意味。

实则胡琴上分三把，是很不精密的，并且不能尽其所长，我以为至少可分为七把，多则十二把，以后有暇，当另文专论之。”

父亲曾对人说，想将二胡改革为四根弦，惜未及实现而逝世。他要改革的目的，我想，一为解放弓子，二能拉奏复音。

1926年他着手改革琵琶成为十二平均律乐器，他设计了把传统琵琶定成固定全音插上灵活装卸的半音品位。弹十二平均律乐曲时可以把半音品位安上，如不用时可以卸下，这样设计为了弹奏传统琵琶者易于过渡、接受。他请求半农先生帮他设计音律计算，半农先生成功地完成了琵琶等定位律的计算方法，帮助他完成了设计，创始了琵琶成为十二平均律的乐器。

父亲逝世时，家中还存放着一捆长短不齐的管子，这是他遗留下来想改革中国吹管乐器的管子。1922年他写信给在

巴黎留学的哥哥半农先生，询问西洋管乐器乐律计算方法，半农先生经过大量研究，在一年多以后，给他写了复信。他曾想改进中国管乐器，惜未及完成。他在乐器改革上的努力，一直得到半农先生的支持。他们都具有改革创新的思想。

乐曲的创作

父亲短短一生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每首都很感人并具有新颖独特的创造性。这些乐曲几十年来流行全国。解放后至今，销售几十万册，仍供不应求，是乐谱中销售量最大者之一。多年来我经常收到各地来信索要他的曲谱。

父亲的创作大致可分为欢快性乐曲和抒情性乐曲两大类。欢快性乐曲如《空山鸟语》、《歌舞引》、《光明行》、《良宵》等。抒情性乐曲一部分是表露愤闷痛苦与坚持奋斗，如《病中吟》、《悲歌》、《苦闷之讴》与《独弦操》等。此外也有面对大自然，景情交融，倾诉衷情的《月夜》。创作《月夜》时（1918年），是他在常州中学任课时期。这时期他的工作及生活都较顺利，在幽静皓洁的月光下倾诉对未来的憧憬及信心。

《悲歌》（又名《处世难》）1927年作，全国正处于不幸与灾难之中。主题旋律简练深刻地发展，犹如悲痛的心灵层层呼唤和超升。

琵琶曲《改进操》，宽坦的气派表达了他对改进、振兴国乐的前途的信心与希望。并在第二段利用琵琶可以弹奏双弦，加入采用了复音。

创作琵琶曲《虚籁》时（1929年），正值上海成立了国立音专，北京音乐界发起把三所学校的音乐系（北大音乐传习所，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北平艺专音乐系）合并成立北平